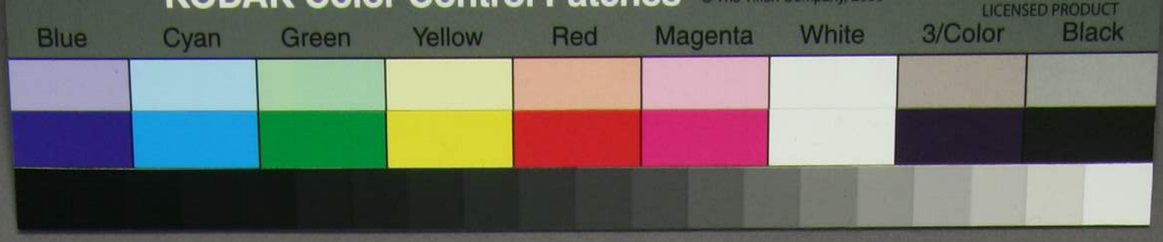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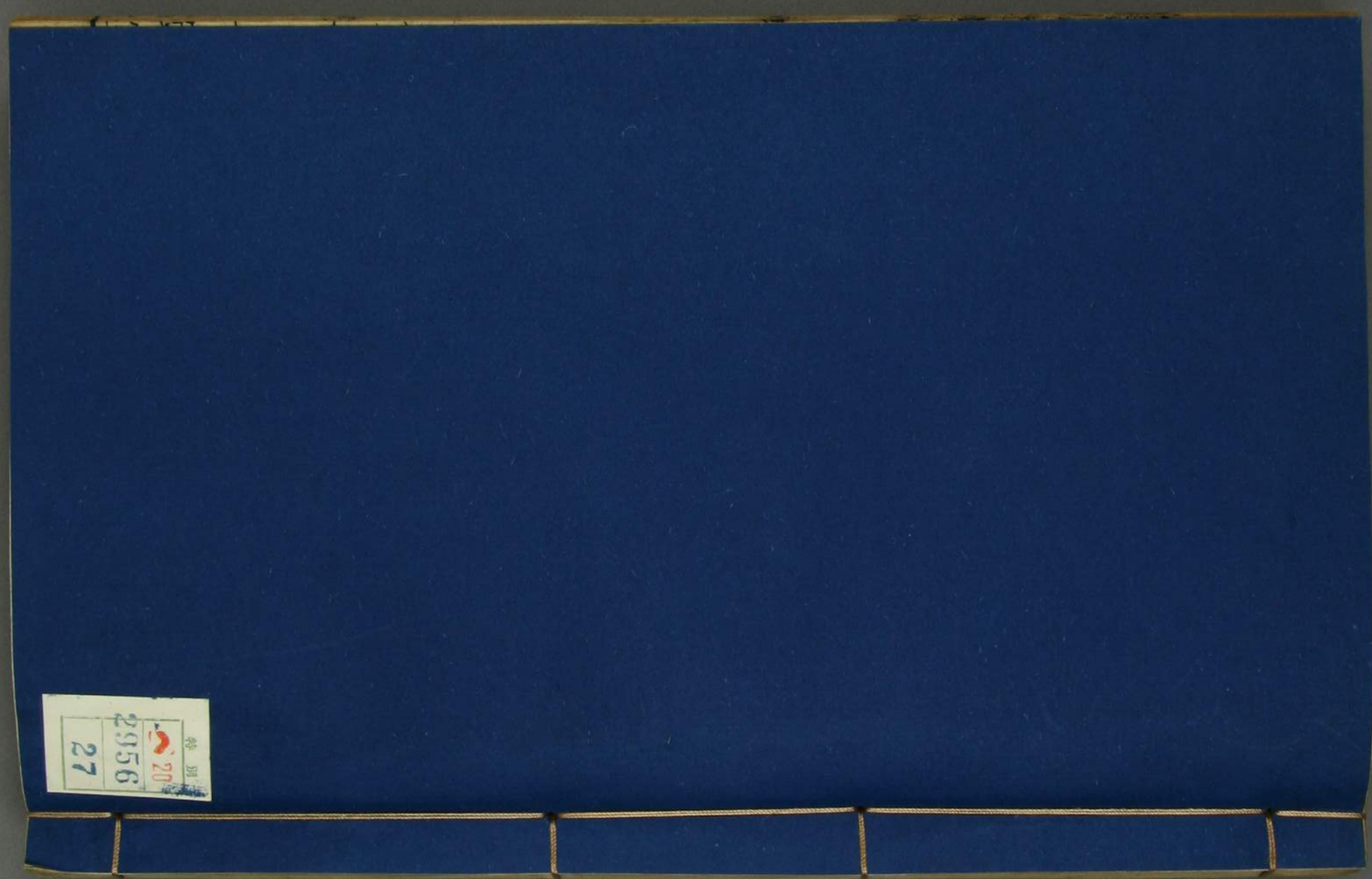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7
235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JAPAN

門 20
號 2956
卷 27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張宮處中參閱

何大復文集

疏

應詔陳言治安疏　因災修省　何景明

公丰裁節槩不愧古人不獨以文章雄一代也今北地已易名而公尚未得謚深爲缺典

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音痛切、無不感動

流涕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遞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爲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赦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昏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

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共出入酋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厦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爲忌　陛下尤宜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上裁則制度不隳功實不誣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恥取容者併爲罷斥而奬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祗在　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稱時事爲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

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
怠荒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恐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
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
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何難而不爲
此乎。咎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
于雉雊之異。是臻嘉靖之効。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
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
之業。亦何足取哉

書

與藩司　救荒

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
貸。此　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壘鄉鄙
之民捐室廬。去田畴。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
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
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
往○固○無○及○矣○來○可○不○念○乎○
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鑒。而來勢方迫
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知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

生承　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卹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　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爲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爲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臬鞶纓諸物屢下于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絺絡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

歛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黃河之役築城修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褁粮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爲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刼掠爲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爲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爲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爲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强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佑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

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粮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此。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等衆耳聞目覩。可爲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爲去其所奪養馴菟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徙酌水泗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此。可入管子語。

記

信陽修城記　築城

衆事闇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成。集予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厤敵。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衆事寧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爲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闇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西縣

鐘、又置漏小南門、甕城上殽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是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圖度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鎧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義、梁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氏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鄰。政貴人和。不以險塞爲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之、脅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棄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效守吏也寇則踰垣踢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效。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末弗治也是役也審君經始閻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閻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作禮教以經之所爲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序

鄭子擢郎中序　大同粮儲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茲擢予爲不懌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于暴取卤不改斂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懌景明聞之見鄭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褊人多求親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駑駿別亦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燔嚮者多焦導水不瀹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爲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弘羊敗於害劉晏敗於專不害不專用之爲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

王漢陂文集

記

王九思

壽州正陽鎮新修城垣記　正陽鎮城

正陽鎮在壽州南六十里淮水自桐栢來直走其西人家負水而居幾七千戶舟楫所通四方商賈無有遠邇畢會于此蓋中都第一鎮云　上即位之六年正德辛未江北諸郡盜起盜嘗至潁上迫于正陽居人戒嚴幸無事越明年壬申春二月兵備僉事樂平李君天衢巡行潁上會盜數千人亦同日至攻圍甚急盜又數十騎東行刼畧去正陽二十里所人乃大恐訛言驚擾爭走逃避相蹂踐有溺水死者當是時

文登叢公自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廬鳳諸郡會出按部聞潁上門跳驅至正陽其日盜聞即解去鎮之父老豪傑相率頓首謝公進之告曰夫難度者變易失者時此鎮繁華誨盜之地盍思永圖以輯爾後不然終患奈何僉復於公曰惟西長淮之險可恃無恐其三面受敵若浚土引水水以環之土以垣之垣以樓之人以守之是亦一策公曰俞我其視哉視已日可度地得千二百二十有六丈度人得二千六百七十戶公曰河廣惟四丈深半之工

力則視其戶而上下之三面爲門門有樓有橋垣之上爲樓十有七所離列惟均名曰敵樓凡樓則選諸富而義者獨爲之否則數人合爲之於爾何如父老豪傑齊應聲曰幸甚乃進厲陽府通判方賓又進宿州判官侯經督其任俾遄即功無戾於小民未幾報河渠成又未幾報門報橋樓成凡三旬有三日凡三十萬工乃刻石而記之以文屬壽州同知王九思

固原東路新修白馬城記　創築邊城

嘉靖壬午以來陝西邊鄙多事是時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逐庵先生楊公方致仕居京以其乙酉春天子用廷臣集議起公公辭至再三有詔改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師西征公既至開府固原所以朝夕籌畫者邊防大計靡所不周蓋嘗下令許豪傑言事便宜於是守備固原都指揮僉事劉君文上復於公曰固原故戎馬四馳之區北弘治正德中明公奏議於中路預望城增設平虜一所其西路紅古城增設一堡募士委官操備虜見其如此乃于東路入寇以撤都城白馬林

爲穴南此而南深入至于平凉而嘉靖壬午虜大舉入寇時正甫撤都城也狂瞽妄議以爲撤都城之地不可無一城也于是下固原衛苑馬寺勘議指揮符深塹長張子儀合辭言曰夫撤都城者雖界清苑草場然地勢孤懸又不牧放且其地善水草頗稱肥饒宜急築城以斷虜道便其白馬井墩堡亦宜改築近水展築月城以據水頭使虜騎不得以南向飲馬庶虜患可息固原其寧靖云今參政成君文是時以按察副使兵備固原公乃進告之曰夫成功者不計其費圖久安者不憚其勞若撤都城之役是也其會同都指揮劉同十日興事乃是年八月初吉工興十月以成事告更其名曰白馬之城作南北二門南曰永寧北曰阜康皆公命也城內作官亭二作倉廒若干楹是役也力則固原平凉軍民及清平萬安二苑卒凡若干人食則固原州及彭城板井廒米以石計若干疋稍把若打鐵磚瓦木物則官爲辦置銀以兩計若干既乃照例懸賞募士千餘人設操守守堡官各一員每士給近堡田百畝墾種俟十年後量徵子粒

備本城用而是時移檄巡撫陝西都御史王公行令布政司于原坐附近城堡厥米量撥本城以備按伏官軍於是固原之地中路則有譚望西則紅古東則今有白馬保障之形既建操備之念恒存則虎山以北虜騎難入平涼以南郡縣可安枕而臥矣

序

賀總制大司馬松石劉公破虜奇勳序　破陝西虜

陝西固原州總制三邊大臣開府之區也適者廷臣建議以爲花馬池者非虜入寇之外戶也固原其室家也外戶不守如室家何請移總制駐花馬池而固原則巡撫陝西都御史時往臨焉則聲援相接外內有備庶虜患可息邊境其寧謐云議上　天子報可乃今年夏四月總制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松石劉公往涖花馬池乃八月中虜大舉入寇數萬人過花馬池聲勢甚熾先是公常制火器築邊墻宅握壕塹虜以此不敢入我境者益四五年不意其一旦至此公大怒斬二指揮以徇軍中曰不用命者有如此而又下令各城堡清野堅壁勿與戰待其自困又集三

鎮之兵分守要害待其還截殺之踰數日虜肆野掠無所獲果大困而返于是寧夏總兵任傑自賀蘭山後乘虛而入擣其巢穴斬首百八十級獲被虜男婦若干人駝馬殆不可數分守下馬關陝西總兵魏時邀截斬首百五十餘級分守乾溝榆林之官兵截殺吉囊之次子及其妻若弟虜乃大哭聲動數十里遁入以為自設總制以來戰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贈延綏副總兵時公序　破河南流寇

天下自孽寺竊政毒流虐燄及于元元遠邇迫脅咸擾弗靖兩京幾內之地河南山東四川諸路盜賊蠭起劫掠邑聚攻陷城池燔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或逃亡守臣馳奏朝廷以爲憂下大臣集議兵部臣言各路兵壯狃于承平勇怯相半賊勢如火益熾未易撲滅惟西北各邊鎮智勇之將素著勳績剛悍之卒習與虜戰　陛下幸聽臣言選擇征調分布各路責以成功即盜賊可計日定　惟　陛下察焉　上可其議于是延綏副總兵都督僉事時公奉命來河南矣今年二月朔至陽武行與賊遇賊號二萬衆公所統

士纔二千，且戰，下令軍中曰：敢後者斬，士人人殊死戰，戰甚苦，賊大敗驚，乃遁去，斬首三百七十八級，獲被虜婦女幼男三十六人，馬騾三百四十二匹，馳奏，上嘉悅賜之勅曰：勞苦副總兵，爾率邊軍跋涉險遠，首與山東賊遇，即能大挫其鋒，智勇忠勤，足稱委任。今河南賊衆尚繁，生靈甚苦，爾與諸將協心畢力，大功早成，自有恩典以酬爾勞，爾其懋哉。公自陽武之戰，又與賊戰西平，斬首四百六十級，又戰于洛陽于六安定遠，斬首五百級，賊懼走上蔡，圍始，又追及與戰，斬首二百四十級，前後擒獲男婦共四十九人，諸將亦各力戰有功。于是元惡就擒，或自經死。餘黨數百人，爲我軍所擊殺。晨夜奔突，若魚在釜，糜爛澌盡，可跂足待，公以鳳陽湯沐之地，皇陵在焉，擁衛防獲，勢無容已。于是駐節壽春，偵候四出，日報無虞，嚴刑戢下，噤無敢譁，城中寂然，安堵如故。父老幼僮仰戴歌頌，比于父母，客有劉子實者，秦富平人也，晨詣軍門求見，公曰：客欲何言，子實長七尺餘，濶面廣鬚髯，抗聲秦語曰：大將軍苦于風塵，願獻牛酒饗士。非

有他願也。公曰、義人携之上。與語甚悅。是時予罷官者數矣、道阻弗果于去、公聞予名躍馬見訪、予往拜其門、則子實已先在、禮竟長揖、向予曰太史公寧無大將軍一言乎。蓋聞諸易曰、師丈人吉無咎、夫丈人者、老成持重之稱也。其歷年多。其涉世深也。其臨事懼好謀而成者也是故有不戰。戰則勝矣。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此之謂也、公今年六十餘累樹邊勳、爲時宿將、其用兵如老醫、用藥隨病以施、即應手愈、巨寇底平、論功錫爵封萬戶侯、行有日矣、敢以爲公

賀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破四川流寇

七年壬申春河南廬鳳諸郡盜起、是時九思同知壽州、會有歸命弗果行、繼聞延綏諸將南出擊賊戰甚苦、而將軍都督僉事時公驍勇特甚夏五月將軍駐節于壽、九思上軍門謁拜壽、又一月賊平、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逼于漢中、聲震關輔、門庭之寇其憂又甚大也。未幾時公用河南功、掛印平賊將軍、進秩右都督、賜蟒衣玉帶、以步卒三千佐太子少保彭公、西

出擊賊當是時四川諸盜先後以次平定獨廖麻子者衆至數萬攻劫郡邑殺害憲臣禍患深至不可撲滅我軍既至少保公曰賊乍降乍叛或言撫吾以爲攻之便于將軍何如將軍大聲曰賊之罪上通于天巴蜀之民肝腦塗地恨不啖其肉又戕殺憲臣兵法不云賊賢害民則伐之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竊以爲攻之便少保曰如計不可不早爲戰于是將軍下令軍中曰吾與若等去家數千里深入擊賊賴陛下神靈少保之威德宜取之易雖然無敢或怠怠則殺汝矣當是時乘河南之勝三軍皆勇氣百倍與賊戰于潼州潼州之間賊衆大潰追亡逐北凡生得若干斬首若干級獲老幼男婦若干人計其終始財十有五日云提聞于漢中而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命九思紀之尤思受命而賀曰廼者河南之役兵殊死戰民不憚擾成功則甚速斬獲則尤多意者兵因險而愈奇勢勝而易揚歟將軍嘗言我武人不讀書惟是委身以報國誠心以卹下推斯言也雖古名將何以過也

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宋徵輿轅文參閱

康對山文集

康海

奏議

擬臺諫奏免按尉刺舉下 奏免按尉刺舉

此文全摹西漢疏體

臣惟三王以禮使其臣、故功烈高尚、後世莫可京也、陛下何不一切以禮自居、使臣子人人自安、以相成

陛下之功烈、使並名三王、同符二帝、傳之萬世乎、夫臣之於君、非有父子之親也、遠父兄、辟鄉土、非有親戚倚劘之樂也、動之有法、行之有制、非有優游自恣之趣也、然而任爲斬刈流徙而莫爲之怨、勞瘁其職而不敢安者、此非必　陛下之聰明、家照而人覘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其君臣之義、而施報之禮、所由於　祖宗之制者遠也、今奚所制而輒廢　祖宗之舊、變立新式、使臣子人人疑懼、狼狽莫能自盡哉、夫微疵小

武廟初立校尉

伺察百僚過失內倚中貴爲主也

過、此雖賢聖不免也、況中才之士、待教而善者、魏文侯戰國衰世之主、尚不忍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況陛下之明聖、乃數以微過細事、困辱豪傑、後何以爲訓也、夫文書期會失報、非鬻賄獄訟大壞國法也、叅詰簡寡、求以勿濫無告、非圖蹈忠良也、臺諫止息時弊、非引之已歸而後利也、乃皆許校尉舉刺、若覓賊首、此何爲也、夫公卿大夫縉紳之至貴也、校尉厮役之至賤也、公卿大夫校選之於鄉黨、進而策之於大廷、愼而擇之於天下之公議、非若校尉、但以戶徭僉

派也。乃其制行知識。悉爲其所制。臣以爲大舛也。堯以禮任其臣。故羲和四岳效其職。舜以禮任其臣。故禹稷皐夔奏其功。彼其蹟非不崇。而智非不逮也。乃不聞有家緝戶舉之事者。彼固以爲不可也。公卿大夫者。與上共理治道。而致之民者也。臺諫者。與上及宰相共論治道。加之駁難審固。而授之民者也。古之人官盛任使。忠信重祿。以待其臣。尚恐不得其心。故於是有燕饗之禮焉。有體悉之惠焉。有推引之讓焉。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其義如此深。而禮如此厚也。今又旁求博致惟以能尾萬一之謬則欣欣然遂以爲快一繫詔獄。則不可更辨其寃。由是言之。雖有伊尹周公之忠。固亡由申也。夫中才之士。因所施厚薄爲效者也。非皆賢而有行也。彼見上圖幸其罪隙則必巧爲規避而逃之是故益相誣蔽以奸其上也　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勵精求治。尚可得乎。　陛下何不如堯舜之已事。使臣下得人人安心。毋肯奸上欺罔也。夫校尉者。非有士君子之行也。編之行伍。非有下士之貴也。脇威

句法奇奧

苟免飾詐之事於今猶存

以劫衆。非有禮義廉恥之節也。有權臣專操國柄。乃始用之。不知　陛下大光明照之下。何乃猶爾也。夫忠佞賢不肖之辨。臺諫之舉至嚴也。唯　陛下留意保惜。以禮裁之。雖至亡行者。皆將修飭其身。願效　陛下任使矣。況嘗盡心於事。毋擇其生死者。伏惟　陛下圖之。

鑄錢議　鑄錢

臣竊以事有不得已。而始爲之者。猶必盡視於情之所宜。宜矣。終或有窮焉。則亦未免病民。而不爲便。錢法本歷代初造。中衰之際。財用耗乏。不繼姑權宜爲之。以稍補塞焉爾。承平之世。財有定取。用有定度。奈何以遽起乎。夫所以遽起者。臣知太倉銀數不充。諸邊饋運不已也。然其事勢所至。臣恐有五不可者。使錢禁一出。小民不知上意所在。必相鼓撼。以爲將廢歷代所制。市者匿。收者散。相易者不相信。得者不以爲有。雖散之於上。而下已疑懼而不受矣。設有他事偶起。朝廷即欲嚴法以驅。能易以用乎。此謂一不可。人居久安而無所

（錢貨之流本以便民若一加禁制無論得失必致紛紛其擾矣）

拂。則譎詐相起。百姓逸居無事。朝夕所念。惟財利是急。今以鑄錢號之天下。彼肯兀然守禁而不盜鑄者耶。盜鑄不已。則必以法繩之。嚴法之際。官吏又緣以償憤報怨。民則有死而已。況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示民以利。而又繩其爲盜。恐殺者日多。而鑄者日盛也。此謂二不可。況事安於相習。疑生於驟見。諸邊之民。習於布帛銀穀之交。即易使之以金。彼且疾痛不欲以爲無用也。今以通於諸邊。有不愕然駭耶。於此固有不可以法相迫之勢矣。然尚無足懼也。使給邊錢糧一切以此用之。則大可懼矣。北虜犯塞。邊餉匱竭。下運大起。且不足繼。況前此只收銀粟與布無妨於用。今易之以錢。則能可以不懼乎。此謂三不可。且銅炭非常積之物。賦之所取。亦有額限。需之不得。有司必將別爲之所。有不緣以求致乎。今民安於無事。奢巧相競。窮乏不克。常賦所入。尚煩縣官嚴限。而不能集。而又益以此哉。此謂四不可。民安而動。則驚惑煩厭。行錢之地。習於舊錢之貴。而新錢之賤。一旦聞以鑄錢行之。則必以新錢不可久用。即使畏法勉從。尚

盜鑄之。令殺人繁多。朝廷不忍百姓之死。革新錢不行。○革○不○常○故○當○錢○者○自○危○而○市○肆○所○以○紛○擾○也
鑄則蓄鑄錢者豈不深以爲誤已也法不行。嚴而使之行。既行而又輒止。竊恐法之不可以示民也。此謂五不可。夫五者之中。三不可爲重。而五不可繫治體爲尤重。省財足用。自有經略。固不可專於一錢之有無而已也。此不之已。時尚得已。非臣區區所能定論也。謹議。

書

與王秉衡　關中事宜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亦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纖耿。彼以倉卒小慧謂可進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于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剝樹膚發草穀以爲食。寧夏雖新淨鑾鄯。一被狼籍。倉廩虛耗矣。延綏甘肅諸鎮。虜數梗道。居者不得耕牧。攬運者不得輸送。其害益數

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軌事者不思久遠、妄遂已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固飲藥昏眊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鬬、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廟、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軌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守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即承命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民私若曰、即莫之盛、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爲此而已、今軌事者徒以尊官崇階、握持朝命、抗厭羣列、悉取其約束而更之、罷壯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取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

畏法。愛念性命也。尚曉曉以爲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孰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瘁嶵嶵。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疊緯積薪。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官吏徵斂無法民兵未練而百姓已困矣）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爲力差算耶。此雖盡誅其戶。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又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爲善者。世之所指爲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食。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手孤立借効于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於我促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

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爲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爲之用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押。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劒也。史記所載除鏟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略之故。自黃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爲武者。況今日羣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爲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爲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鼓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弭盜。非愚則痴矣。兄於此何不急爲之圖。以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籍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靳志。游手無籍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古之人動難于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効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

著效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略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馴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卽又萬不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爲亂。此孟子所謂民志既定而後可固也若養游滑之徒急則走耳城守之事係于民志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伏放下。甘爲人役有大盜小警。則趍順掏摸。無忌親故。甚至因財而異父也。若教之爲兵。資其食力。養藉以藝。有小寇卽亦可以小有勳績。大寇至劫仇姓殪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不可不愼也。惟兄速已其事而亟圖之。賜不省以闔閭優遊之樂。則莫大之幸矣。況百二之險萬萬之命乎。

與張邯鄲書　治盜

於公雖尠素交、然公爲鄉里豪傑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瘠（○當○今○流○寇○亦○正○如○此○耳○）（○其○所○號○之○衆○不○足○慮○也）氓精兵僅千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過殘滅井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罹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民既）（可○用○何○患○于○寇○乎）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況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眡其步、當眡其趾、夫民既以覘彼之所爲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耶、此可以語邯鄲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者也、春和惟爲民自重萬萬、

與姜武功計處樊伸等賊攻犯事宜　治寇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沐愛、比之更生、然有數事、輒令錄上、煩亟爲斟酌施行、則所益不

細、曩時蜀漢征勦、橫及無辜、正坐軌事者不能先物
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即以
馬賞民人思奮恨賊不即至境賞罰之際果能倡
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
下場操演、昔种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
矣何今異昔耶一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
及昏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即送官查
究、夜有公差人至、亦必遠瞭同行之人多寡、然後索
其所執關文牌票、果是真實、方令守門布列執兵之

人開門照數放入、恐賊、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搬置石子在上、每人以
三五斗爲率、以備緩急、仍令每五人具手銃一把、火
藥銃樸、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石所
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遽近矣、一再擇各處
鄉村丁壯者、令編爲羣伍、除大客村鎮自爲防守外、
其零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堡堅
完、不惟遇賊可以禦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者亦
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驍勇

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爲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力純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怯。全功可致也。一各色入操人數。既令衣服整齊。器械精好矣。仍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旗幟。必其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之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撿察。毋使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八九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摧。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匈奴可也。況無習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墾城垛者。待其功完放回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里里老。先逐名點閘明白。的無面生可疑之人。參錯頂數。方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里老胡突搪塞。不行用心。致有疎虞。先反覆申諭。以軍法從事。令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夥入而遠近皆齊矣。點視

已畢、領打關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瞭視緩急。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不至玩愒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門。則凡在城內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寇盜

地人孽人興亂、邇者二十餘日、往來興平西南諸村、哨聚村民、椎牛掠馬、肆爲大言、略無忌憚、當塗君子、雖已識其將然。而施行處置、尚蘊而不發、使不肖輩如坐烈火、忽見二十一日尊票到縣、乃知攻擊城邑矣、當此之際、若非執事事有素定、則倉卒相值、何以爲策、州一破、賊勢蠭起、素被蠱惑之人、觀其行事罔衂、不知從者幾千萬人、而東指醴泉、南嚮敝邑、勢若破竹、夫復何忌、故今能不損一人、不勞餘力、坐致平定者、秋毫皆執事之賜也、已謹具書當塗、備陳始末、少盡執謝之私、此非不肖一人一家之幸也、新聞獲餘數多、斟酌區處、曲當其可、此又甚慰、復有合計事

宜數件、隨啓申布、倘被垂察、或追來效、一此輩往來之地、止在高祖廟馬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渭河則祖菴一帶、而妻孥寄居、則鄠縣東南鐵爐菴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許久時日益村野之民、不知義理、與聞左道之言、便乃徹骨相信、是以反覆牽連、膠固難解、而淫陽玄狐教妖人何啻萬數、所視以爲進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舉耳、此舉既敗則是數處之人解體過半矣今不預爲之計、萬一賊勢復合、卽不敢復犯城邑、而鄉村剽掠之苦何日可息、茲欲以聞上司、急欲出告示、隨處張掛、將連日斬獲之人、名姓明白開曉、某人常以樊伸妖術衒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靡追、來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告示到日、有爲賊黨蠱惑者、便宜洗心革故、自求多福、能將樊伸楊朴張和董漢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卽許免其脇從之罪、仍照河南四川首功之例、一體陞賞、其樊伸等經過地方、曾與做飯送酒之人、乃一時被其氣燄熏赫、雖云法禁有違、亦出勢不得已、姑且免其究問、其壯丁

男子。爲賊捉拏。割髮塗面。及著明賊簿。聞誘脇從者。
有自楚中來者告余曰爲流寇所擄之人若在彼
原係被賊威劫之數。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同。若
月許即不敢歸歸即被戮若能大開首告使得自
能改悟走回。許自首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生理。
歸寇可滅半也
其楊朴等果能改悟前愆。將焚伸等不拘斬首生擒
送官投首。亦照前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定。賊
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函官庫矣。一立
賞值信。所以勵勇敢。勦凶逆之大權也。近聞州上於
諸賊攻城之日。大賞射者。州中之人。人思奮。恨不
身對賊鋒。以收新效。今聞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十
二日辰時賊衆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船丁各行
走避。村民數輩。執兵追呼。各賊徑西而去。趕下馬匹。
地方牽來報官。姜令即便賞與。以勵其氣。諸賊恐追
兵繼至。從別渡徑去。雖因往來鐵爐菴寨。熟知道路
淺深。然舍舟而涉。蓋亦深有所不得已。其餘黨不數
百。正以事勢窮蹙。不能相及。以今料之。只在州城東
西及興平一帶舊行道路村舍憑熟隱匿。若出給曉
○以○此○立○賞○勝○
諭。令各村挨拏呈報。除官定賞外。凡所獲賊人一應
○子○官○給○稽○留○人○得○沽○實○惠○矣○
物件不拘馬騾銀兩悉行給與。則遠近相傳。必多奮

迅更以隱匿不報。與犯人同律召號。則勇敢之士。志向既專。而隱匿之家。親疎靡諱。不十餘日。自首自縛者。源源而至。謂孽蔓猶滋。氛祲不消者。吾未之信也。

一二十三日、見州上批迴本縣票帖云、賊衆自言去嘆所約銀兵、及涇陽玄狐敎私人復來攻城事之有此乃虛聲以固其党耳非事實也無、雖不可料、而備之曲折誠不可疎、使賊果如今日烏散而去。固已幸矣。倘萬一如厥所言。則倉卒之際。何以爲計。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鐵爐菴寨。打探賊輩何在何往。若果招誘銀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巡撿于翺、令其多方訪邏勦捕翺有令去則山中小寇。不惟不敢輒同賊謀。抑且別爲巡邏搜捕。何也。伸等皆鄉村游手好閑之人。止以妖人誘引扇惑。偶至如此。山途巉險。既所不閑兵事倘伏。又安有見自寶雞至鄠縣牢谷一應山口。各請上司指揮所在官司督人守把。賊必進退兩難。束手就斃矣。若賊尚在此地留滯未發。宜密行寶雞把塞隘口截其西奔。兼移盩屋揚兵致邏。遏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渭河道。但有淺窄可以列渡之處。及一應通行行船渡

口。仔細隄防。不許擅便放賊北渡。乃徐陳師壓境。依前明加曉諭。立賞要成。則事更易圖。計無不獲矣。一玄狐教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處處有之。但不若涇陽之多耳。此教風行二十餘年。其妖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承奉。一飲一饌。妖師方下箸入口。其家長幼大小。即便跪請留福。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次第問安。倘蒙留侍枕席。即爲大幸有福。其妖師者。又令此輩照水鑑形云。其後當有何福。愚民易惑。便爾堅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既希有官祿。志豈無懷叛逆。往歲藍巡撫在陝。僕嘗具書備言其事。略云此地十年之後。必有大憂。宜急爲之所。藍公星夜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事體。曉諭無方。致此輩托求太府。反謂官司生事。乃其官司亦不能禁矣。而此輩方且深根固蒂。聚貨通官。打點承對。搖手一呼。應者千萬。生員楊芝恐貽害地方。具呈巡撫衙門發縣跟究。縣官以受重賄。將欲故勘。復畏人言。竟以他事致芝於死。此後雖有豪傑敢言之士。閉口不

（必有大家之根底所以那邑之力不能去之）（此輩何能久聚）

敢矣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碍人衆不若申達上司但摘其爲首之人二三十輩斬首號令則愚民將曰彼嘗照水見有何官今輒遭此方來復有是人行妖蠱惑雖平日爲深信者亦不信矣此其陰隲於民奚啻萬萬哉一此賊既行叛逆攻犯城池上司將必加兵搜勦所過地方不無玉石俱焚之憂宜曉諭各處鄉村鎮店屯寨軍民人等急爲修築垣堡立柵置兵警至則聲鑼相援軍來則列兵示備不惟賊衆見之寒心而要功之徒亦無所措其志意矣一山東響馬四川保兒皆深根巨盜攻刺慣熟之人此之此輩實有徑庭各處鄉村之民聞其聚衆攻城曾未見彼技能何似便乃深自疑畏甚至婦子離散產業蕩棄地方生事之人又復乘機劫奪財物若不反覆曉告令與近村之人自相保聚不許擅離本地不拘反賊及乘機之賊併力擒捕依前送官給賞則外賊不惟易獲而內地復難驚潰此又計之所宜先者不可不愼也

與鎮西將軍曹公（寧夏兵變）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巡諸公

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此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兵變之後先行慰勞既有膽氣亦曉事机）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搆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脇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爾、逆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繫父母妻子劫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憂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朝廷必用誅殄爲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乖效順之心、所謂爲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詰仇鉞謀內應仇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妻子之恨、卽未能啖肉嚙髓、盡孌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日得矣、況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後張兵揚威、遏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喻衆、喻衆則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几上肉耳、鄙諺曰、以米煮粥以水植盜、蓋此之喻也、夫昂

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算竣數者。固畏公威德也。咋公至各部勞軍。其股肱已悉剪矣。猶可爲全乎。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爲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陳元吉論寧夏糧運　寧夏糧運

久不奉問伏想起居多福爲慰。其有所聞敢輒上左右。然事勢甚亟。幸無以爲緩也。日者各處起運寧夏糧餉者。百姓騷擾不寧。詢之人言。比往時斡運丁糧過倍。不可復望生全。心竊怪之。及查原行文移。見其所處乖戾無序。失緩急消息之道。又爲舊曾部運得利之人。及貪靡不才之吏。虛爲聲勢。倚藉彌文。百姓無知。一以傳十。十以傳萬。虛恢越絶。遂無紀極耳。然聞之人言。寧夏麥價每銀一錢。今可買二斗五六。即使納者奏集。亦當不減其半。便令再減八九升而止耳。今以原起改坐之糧。俱用本色。不拘米麥。務在各（輸）（送本色郡縣艱苦故欲用）時十番遠徵之價。豈若每石就起價銀一兩或一兩由本處自備。或朋合車輛運去。則一石之糧可用往

一二錢坐派大戶使如平日事例責限嚴併乎。況小（折色。也。然在。邊計則定當。本色耳）民奏糧之際。計慮打點。及盤費等項。已數倍掠斂。而又使之備車朋車。則一車之斂。又將若何。不肖不敢遠喻。請以乾州協濟論之。其每車之費。且不下三四兩也。而又遠數千里至寧夏耶。況其車實未能去也。且令寧夏全無糴賣之人。苟持多價而起之。則由慶陽以上。（不必本地起解但從附近有根處所轉糴此爲便）及諸附近寧夏有糧之處。轉糴僱載而去。亦無有不可也。今又靡費均徭賦罰之銀。使石給三錢以爲腳價。則每縣至少。不下五七百兩。廢弛如弊邑者。又何以能辦也。且其將費之際。所應簽糧之人。不問升斗多寡苟部運者（民運多費此亦其一端）以點遣賂安肯容之附搭即有豪俠之人。不從其圖而上司來文。止有朋合共載之令。有安得不從也。故貧下少糧之戶。尤被其苦。危動浮言。無足怪也。且今寧夏事勢既已妥帖。主客之兵。又悉歸散。則安事如此急運。借令新值寇逆。倉廩盪盡。便宜多撥內徵之數。令倍照常糧納。其於急運。豈不尤易也。乃動以子粒爲言。徒資部運之貪。亡益充足之實。願量照愚畫。再加

詳定星夜移下州縣、令勿騷擾、務量多寡追價、仍舊責付大戶、免起車輛丁轉之屬、再擇能幹官員、以爲布運而去、或在慶陽諸處糴運、或即在彼糴納、要之以必完、價之賤貴、一聽自擇其便、發行數日之後、即繫執親屬以警其怠、前後兩月之間、寧夏倉廩復有不完者、吾未之信也、

記

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平番記　平番

西戎諸番、在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又不啻編民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茲有弗悅焉、及與師問罪、則應之曰、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襄首望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以來、洮有板兒若籠納即打魚峴有剌即栗中占藏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石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史受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峴、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戎震慴、望風納降、攄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誠布信

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強族有負固（以撫輯爲長策）○○○

鼓行來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羣盜方叛走漢綿。勢燄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詘。公曰。此若擣鼠宜先塞其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乂。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曩聞征蜀將士言。蜀中多巉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矛激弩。萬夫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窟凹。師弗習。往往中其伏兵。平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

○塞○旁○穴○者○防兵竄突也

此段詳用卒用兵形勢

一相躋倚仆跌若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士馬忽已大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士亦多首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塡守要害。其故所往來之道既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紀律之事。益申益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爲奇。正自爲正。鋒鏑相錯。每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修涵有素。宜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

然也。藍公與公同事共勳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爲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畝。死不爲盜。則公之德於蜀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爲何如哉。

張舜卿東征詩序　東征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盛。於時　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爲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參將某統遼東兵勦東路。十一月中。張與張旺率衆寇長清章丘鄒平高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臥擊之。高麗去貞觀鎮十五里。四鼓先令斬榆棗塞巷口道路分八百人遏要害。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譟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爲榆棗所罥挂。我師於衢市間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脇從者。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

得男女小大八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旌旂及兵仗雜器三千七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圍茌平、舜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賊數十人。（用兵不多致勝）（九一奇）未失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爲百戶、縉紳大夫聞者皆爲歌詩以嘉舜卿績、命曰東征大捷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與平蜀、其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勇如此。聞齊彥明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鋒。舜卿能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已偉矣其高麗鎮之捷張興張旺者劉齊頡頏之賊也。寇淮安立敗兵備兵擄知府劉祥、不一年、集已至數千人、直隸山東徐淮諸處所過傷殘、毋敢攖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孑遺、此非表表然具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而往、任授方益大、然盜起固有所由、皆舜卿目觀而心悉者、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爲之所邪、鄙諺曰、治壞于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是時群盜尚多故言）

病痊劇之際者也。失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之猶有憂色）年又厚誼如兄弟、故既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月丙申序、

姜武功平賊序　平賊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嘅歎興懷焉、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迤邐未艾也。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机之未）一輿皁之力可攘也乃得巡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巡（發可指顧而定）

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吾所謂賢且才者也、失茲不言、福將焉致、於是以書予二公曰、某地事十年後必有大憂、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求倡始者數人薄治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溷溷、乃藉是將要以一功也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喜（先机定謀不壞于畏事即壞于喜功天下）其重賂。二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伸者、（事往往、如此）多貲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伸意、行諛於伸云、伸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舉

熈然從伸、而伸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修武來者雲集、有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洎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廼於嘉靖乙酉秋、集黨寇乾州、賴州之士大夫暨守、力禦之、日晡逃去、走南山結銀兵、復謀北寇、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命曰、伸輩皆膏粱子。徒以妖師扇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即果南奔礦場。必假道立節橋頭。凡濱水諸村落。宜據舟密候其至。共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爽賊果至。諸村落人執挺拒賊。悉從涉渡逃去。獲馬及器物。村落以馬來。侯即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直此於是人人奮志思獲賊矣。日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伸所給號帖。已署有僞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涇咸興醴愚民爲賊惑者舉不敢南邁應賊。賊居鐵爐菴五六日。候應不至。始決意趨礦場。又二日賊首悉爲于敖輩所擒。無一遁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東獻馘醜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君子咸推功自侯、上功於朝、而侯之規畫誠已奇矣、武功

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破。賊合衆南下。必先甘心於吾縣。吾縣非侯。勢必大壞。又安有今日者。於是繪圖請序述其事於首、以報侯保全之功、滸西子曰、伸之敗、人知爲敖輩設巧善獲、然發軔卽衂、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哉、及匐匍涉渭、志灰然盡矣、耆老之請、殆亦有所見乎、故予重之、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賀少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番序　平番

國家封哈密爲揄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旣强。又受有　天朝顯封。諸蕃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土魯蕃强噬諸番。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制。　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興師問罪。擣其巢穴矣王師比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畏、固以軌事諸公之過也。何也、　國家以一統之盛。臣服萬方。土魯雖强。竊據西北一席之地。而叛服不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方劇。予則何恩。是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徒厪廟堂籌顧之憂。無補疆圉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又重聲譽而略綜核騰

○此○中○朝○士○大○夫○恒○休○

口說而賤事體故允蹈者少。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於原野。轉輸殛于道塗。非軌事諸公之過哉。　天子嗣大曆服。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戎伍。改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茲事。公至萃邊方重臣於帷幄而論之曰。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賞斯恩焉。唯逆則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回鶻賈胡耳。仰華夏以爲利藉黃麝以厚生。往昔侵方物而絀信義。勒貢獻以啓釁尤。吾輩固不欲仍。乃仆跡矣。曷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羈使。納其貢夷。擊窺伺之惡。示歸土之諭。於是混淆者革。捍格者通。方物無掊克之虞。勘報無稽留之苦。觀其籲天改過。出印獻城。則夷情大悅。夏德丕宣可知矣。牙木蘭帖木哥土巴。土魯番心服爪牙也。皆望風歸化。畢命致身。而六十餘年難制之虜。一旦以笑談決之。固信義無絀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爾。當時軌事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肅鎮巡挽留之疏。謂公是非可否。每明辯於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取必於智謀

然自是哈密卒不可復矣

之末。敢於任事而行人所難行。善於應變而決人所難決。遂能展布四體。康濟一方。斯實錄矣。厥功既聞、天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卽當時之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後之觀者、倘有取焉、可以知　國家之長計矣、

碑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平虜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厲

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邊將軍張鳳主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時故虜入恒得意去——陝西諸邊方患應援不衝截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巳卯、虜由定邊乾溝、剗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

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臯、可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個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剌都鹽池鳴沙洲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個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叅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叅將史經劉潮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馬二百又二、器物三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故海剌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雖其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開門籲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

秣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攄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爲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後謂爲再見視威寧細溝廣有忌功者故其言然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惟明九葉蔦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既洽恩被邊防惠德有賚拂義必匡蠢茲酋虜潛蠕幽荒敎既未逮螫亦屢猖元臣若德逖惠厥常盤據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戒戕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既馘乾溝亦襄大舉反衂鼠竄惟囊恭惟神武所向必戡況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諛狂稽勳考勩咸協否臧元戎丕奮叅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奏凱旣是惶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愼勿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王元玄嘿公　參閱

劉端毅奏疏

疏　劉玉

塞倖門廣言路疏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則群枉並進言路一塞則庶政日隳治理所關

匪直細故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肆我　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之胡震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　帝王致治。　祖宗立法。　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奉而較內批則載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奪銓衡之職。率是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寅緣之初。兵部科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則群心益靡。駸駸之勢。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況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虜跳梁。江廣雲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于衆以求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胡震之爲人。臣雖不知。然觀其夤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哉。不過怙勢以肆其

大。抵。如。此。前。之。所。驚。後。之。所。常。也。

威劒軍以償其利任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事權阻於公論而營內批必援令以爲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以　陛下明聖。加之以斷其於是何有哉伏望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琯孫伯堅等革退。仍將胡震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內批。禁止傳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可退一人而群邪自消。納一言而衆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陳治忽明忠佞疏　請留二輔

深切而簡質　光朝讓諍之文近於西漢

臣待罪近畿。竊聞　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　先帝所簡以輔　聖躬。臨終顧託之言　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即其巧爲戲弄。不過投　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爲損多

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爲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　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猶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遠　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爲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　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於此。　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震殿廷。彗見於紫微之宮。星墜於天王之位。證諸人

事厥繫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
胡寇日肆夫以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
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克已從人若乃
厭老成而喜私暱眩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
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
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
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
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　陛
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　祖宗
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
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
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
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
海宇又安皇圖永固　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
舜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
幸而已哉

申明律意疏　申明律意

祖宗之治天下定律明刑以繩姦宄百五十餘年臣

民遵守、教化大行、罔敢踰越、夫何承平既久、民僞日滋、犯刑憲者、有法外之姦、而掌刑憲者、無畫一之論。故或子糾他人而劫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劫其兄。敗倫傷化。莫此爲甚。若不講明律意、恐犯法者無所於戒。而司刑者無所於守。將來之弊、曷可勝言。近者刑部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在官呂莒糾同保等、打劫伊父、將毋拳住、用棍亂打、劫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於律文增一强字舞文至矣）減凡强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莒依卑幼私擅用財罪止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劫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人高鑾、招稱在官疆義、糾同鑾等打劫伊兄疆預、將兄拳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劫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鑾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强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疆義比依弟毆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劫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伏讀　大明律內一款、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

減凡盜一等免剌若有殺傷者自殺傷尊長卑幼本
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强盜論若地人殺傷人
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
謹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則藏踪隱跡容竊而行
所以用將引也曰免剌者則專指竊盜而言也曰亦
依强盜論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强盜坐罪也意甚
明矣引律者不知犯强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
盜之閒加一强字遂欲減等且如前條各居親屬相
盜既遞減凡人免剌而又別言若行强盜者則凡人
不兼强盜明矣此條所謂凡盜亦不免剌豈得兼强
盜乎或者又疑有殺傷者坐强盜遂以爲無殺傷者
不當坐强盜殊不知强盜之爲强盜不在殺傷故强
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言殺傷也又
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
卑幼引外人盜已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
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爲從論杖七十亦是專
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强盜之獄乎且各
居卑幼雖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强盜且

以凡人論。豈得徒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爲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强盜之罪不可減況奴劫父劫兄窮兇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文所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請若如前項擬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行强盜者。計挾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爲哉。恐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

疏

論裁革中官疏　裁革中官

此時太后內主洛陽秉政故詔書可觀

汪循

臣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安纏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明詔。既已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

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
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況　陛下即位之始、
發令之初、著爲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
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以
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
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
自　陛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
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有之、但管
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　天子私臣
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
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
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　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
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周公成文武之德、聖人美之、稱爲達孝、且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陛下承之　先帝、而傳之子
孫者也、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之
事、承　先帝未行之志、自有　祖宗之法度則內監

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
干預　朝廷之政、其載　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
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　祖
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
軌。　聖躅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
官一事、則可以爲監、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及乎二
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
即匡救、俾　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
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
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
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
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爲今日之勢亦將重矣
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臣嘗讀史至唐天
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時禍
初未形、無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
終、君愎諫而樂宴安、臣奸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喪
氣、小人安危利災而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

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喻。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山猶以過秦爲譬。賈誼爲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爲比。蘇軾爲之深悲。二君者不以四臣之言爲過。而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英誼之名。此皆居安慮危。方治思亂。君臣相得。上下交脩。以成治安之明驗也。況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而自　陛下即位以來。陰雨霪霾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之象。而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爲男。陰爲女。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中國。陰爲夷狄。陽爲發生。陰爲肅殺。陽爲慶賞。陰爲刑戮。陽爲和悅。陰爲悲慘。故天之道。晴日恒多。陰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

生於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民困於下。目擊心
惟當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滌慮洗心。省德以回天
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
運。而使之轉爲泰。誠有望於　陛下與夫法家拂士
也。　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
二三中貴傳命於外。側聞　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
屬輔臣之手而託以　陛下。今少師劉健少傅李東
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
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　先帝不時召

見與決大事者也。　陛下當召之便殿。與之講論朝
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
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
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
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
志乎。臣願　陛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
言。不尼於近昵。詔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
纘成　先帝之志。光復　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
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攬乾剛於獨斷。揭日

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爲之君。垂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　陛下爲不負　先帝所託。此微臣輸大馬之忠而圖報稱于　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徃徃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資格轉遷。可致富貴。顧乃不避忌諱。撩蛇頭。履虎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臣實恥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在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惟欲博　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爲孔孟之徒。所願於　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幾君所成者相望。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大馬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慈人　選輯

劉文安公集

馮瑞儀羽公參閱

記

靖虜衛改修祖厲河記　靖虜治河　劉龍

羣昌之北六百里許爲靖虜衛面山背河地勢險阻所以扼虜之衝使不敢南臨羣諸郡實藉是以爲藩

蔽誠重鎮也。城中居人。無慮數萬口。其地無井泉。皆取給于黃河。黃河自西北來。去衛僅五里。又有祖厲河者。來自西南。經衛而東。出黃河與衛之間。水苦惡不可食。衛之汲黃河者。必涉祖厲而後達。一遇雨潦盛昌。則漲溢不可渡。相與恐渴而守之。其或乘淺既渡而潦水驟至。必阻累日而後歸。其艱於水也亦甚矣。蒞其衛者。類以天造地設。非人力可及。蓋自正統初年置衛。迄今八十餘載。未有究心焉者。祖厲之爲患亦已久矣。寧夏西路參將路君天球。初以指揮使

綰衛印。年甫及冠。銳於建立。撫卹軍士。餽餉時給。凡可節其勞。省其費者。悉爲之所。事有不便。去之惟恐不亟。至於祖厲。尤奮然以爲已任。屬其父老而告之曰。爾曹世居茲土。所不便於生者。惟是祖厲之患。吾欲去之。使爾子孫永享其逸。如何。衆欣然謝曰。公之及此。吾人之福。百世之利也。敢不率子弟以從。乃量工命役。截其上流。去衛五里許。地名紅嘴者。決而導之。使北入黃河。於是祖厲不經於衛。其故道堙爲平地。汲者往來徑達。無所滯碍。遠近稱便。尋遷署都指

揮僉事守備本衛謹烽火練士馬明賞罰軍政益修
人樂爲用命虜不敢犯境有雪山其中多良田守者
率虜於虜不敢耕治鞠爲草萊君請於總制張公世
亨令軍士開墾爲業歲得數萬石聲譽赫然薦剡交
至遂有寧夏之擢既去徵人思而不忘乃請記其事
予嘉君之志識超邁而才足有爲其舉措異今所謂
武臣者將來陟元戎擁節鉞爲國家萬里長城銘功
燮鼎與古名將同垂於不朽必自茲始君名英世襲
指揮使

宗人府新定條格記　宗人條格

宗人府掌玉牒事辨其親疎遠邇而敦睦之國家崇
本支以化天下此其先也洪武初置大宗正院階正
一品尋改爲府設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以親
王委署王之其後更以勳戚大臣官不必備惟其人
品秩特崇序列諸司之首重厥職也歷歲既久寖失
其故王者或累月一至涉筆署銜即退歸漫無所問
庭宇鞠爲茂草曾傳舍之不若府之設豈端使然哉
駙馬都尉蔡公孟陽以弘治八年受命來督府事謂

其屬曰事弛若此非所以重　皇族昭令典也即疏數事以請詔特可之若附注宗支增吏三名知印於承差內選補一名紙劄給自刑部都察院印色給自順天府皆著爲令待漏舊有直房常被侵併至是始復又於長安左門外授朝房一所郊祀則奉命巡牲分獻諸壇歲以爲常蓋未之前聞也嗚呼宗人之重至主以親王宜有異數稱其名位非諸司可班者繼之大臣雖迹異王軌亦宜守其職不廢顧茲數事府之切務乃缺而弗講何哉是固有不可稽者矣竊聞舊制凡宗室陳請府輒爲上達事下諸司必移文於府取報乃行宗室有過遠者屬之究問以聞今皆弗與惟籍其生甍名號以付史館則百餘年來因循簡畧亦已甚矣豈特數事之缺哉夫事之廢興相尋不得不然者勢也所以爲廢興者人也事與人會而廢者常易興者常難理也府之故宜多失者數事之定其爲力豈可少耶於是知公賢遠乎人使其用世功業所建當大有可觀者此不足既也然歷事累朝顯被恩禮謙抑自持令聞彌著人皆歆仰以爲戚里之

盛、其得此固自有具也、經歷李君文敏、與公同志、奉職惟謹、慮夫後無以繼公、將久而復泯也、請予爲記其事、嘉而書之、俾勒於石、

米山鎮新修垣墻記　米山置墻

高平縣之東南十里許、有鎮曰米山、民居稠密、猶一邑然、當澤潞之衝、商賈輳聚、百貨咸集、往來懋易、不遠數百里、境內之地、此其最者、第無垣墉之蔽、民每患於盜、而有司莫之省者有年矣、正德改元、董君天秩以壬戌進士來宰其邑、下車即詢所不便民者、或以米山爲言、君愕然曰、茲吾責也、吾將圖之、越二年令行政舉、蠹剔奸除、呻吟者息、瘡痍者起、民既豐裕、乃移文當道、請墉而門之、於是畧基址、程土物、平板幹、稱畚築、量工命日、民樂趨役、不兩月告完、民以爲安、予惟治邑莫先于安民、安民莫急于弭盜、古之良吏、所以稱治當時、而延譽於後世者、胥此焉出、此而弗能、惡在其爲民牧也、米山之爲鎮、亦已久矣、昔之宰此者、不爲不多矣、其於民患、不啻秦越、豈非闕然有待於今日耶、君爲政、惟古之良吏是期、惟民之不

寧於盜是懼，則是役固不得而遠之也，其不遠者，亦以制度之所當備，非以爲必可恃也，蓋自有可恃者，若王公之設險而不專於險，爾墉之崇也，曰得無可踰耶，門之固也，曰得無可入耶，枹鼓之靜也，曰得無尚警耶，人之所安，我之所虞，人之所譽，我之所懼，惠愛周矣，猶以爲未周，信義著矣，猶以爲未著，約束嚴矣，猶以爲未嚴，凡職之宜而分之得者，不遺餘力，如是，則舉四境爲郛郭，樊柳險於金湯，鞭蒲凜於刀鋸，且將無盜之可弭矣，尚足取足於一墉哉，君聲問懋著，受知當道，屢以賢能薦聞，則去是而進陟崇要也不遠矣，異時位高責重，用大而施宏，所謂四國於藩，四方於宣者，將有望焉，不止於安一邑而衛一鎮也，君名琦，天粹其字，世爲山東陽信人云，

序

賀少傅大司馬晉溪王公璽書奬勞序　優勞本兵

少傅晉溪王公，日自司徒拜司馬，於是四方多事，警報日聞，朝廷務以神武戡定，征戍轉輸之勞未息也，命下，朝野胥慶曰休哉，其見邊境寧謐，生民息肩相

與優游于太平域乎、公自歷郎署、即有盛名、回翔中外、餘三十年、天下延頸思朝夕柄用、立見功業之成、其愜於輿論、固有自哉、既被簡用、即毅然以天下爲已任、凡事關機要、決策發謀、不遺餘力、山川險易、戎狄出沒之情、諸鎮強弱虛實狀、一一如指諸掌、文臣自總制至兵備、武臣自節鉞至偏裨、率因材受寄、度地處人、悉惟其當、移符調度、遥授方畧、動中肯綮、又以賞罰鼓舞之、功罪毋或僭差、故夫發蹤指示、及爪牙宣力之臣、奔走效用、無敢後先、雖蠻獠爲寇、自遠

王文成之得成功以晉溪爲文成舉主也

時發、旋就撲滅、捷報旁午、　皇上深用寵嘉、晉官錄廕、加以優賚焉、未已、璽書獎勵、兩至其第、若曰、朕惟本兵之地、奉行天討、掃除亂畧、以正邦國、厥任匪輕、惟其人乃克有濟、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寖弛、寇盜竊發、顧以姑息、養患滋深、頃者閩廣諸省、用兵屢捷、罪人既得、邊境晏然、惟卿幹運樞機、筭無遺策、申嚴戒令、一掃近時玩愒之弊、用能成功、以康四海、允副眷懷、卿其益篤忠貞、式弘邦政、升斯世于大猷、予一人永有攸賴、於是士大夫榮之、賀者相踵、公瞿然謝曰、

是惟宗社之靈、皇上懋昭神武、諸臣圖報之力
吾庸乎哉、龍以爲天之眷人國家、必生卓傑不群之
才遺之用、人君必峻禮殊遇、特示優崇非私之也正
以其世不易得、所賴股肱王室、翊鴻業於無疆、有足
重耳、自古稱治者、未有不由乎此、紀傳所載、鏗鍧震
蕩、至於今不泯、其可一二數哉、公遭際　聖明、職司
九伐、精神折衝風驅雷動、妖孽蕩平、易於振落、古之
名臣、殆無以專美、待之異數、固其所也、自今觀之、公
年方耳順、筋力之強、福履之厚、夐出常格、天實生之、
天實相之、爲我宗社計、尤爲較然是知公之事業建
於將來者其可以涯涘窺邪、

送高憲副文明兵備固原序　固原兵備

比者北虜以逋誅之寇、敢肆猖獗、犯我西北邊、糾集
烏合、抗我薄伐之師、環數千里地、皆罹其毒、　皇上
勤於宵旰、公卿勞於圖議、秦晉河洛之間、疲於飛輓、
幸賴　皇上威德之被、不旋踵、虜自悔禍遠遁、迄今
用以爲安、當時有竊議者、謂犬羊犯順、乃其常性、直
使邊寄皆得其人、自足禦之師不出可也、方有事中、

鮮不斥爲迂者。及虜之退不以薄伐。然後知其言之未可忽。而師果不必出也。何則。西北之邊。要害阨塞之處。總制兵備守禦之設。烽相望而堠相屬也。其兵之勇悍。孰與官軍。習於戰鬬無怖心。孰與官軍。知虜之情狀。山川形勢險易。孰與官軍。乃以爲不足禦侮。至取出其下者當之。坐邊寄非人。而爲是不得已之計爾。故敕患於已然。不若弭之未然之易。用人於有事。不若求之無事之工。誠得謀畧之臣。盡經畫之宜。擺精銳之卒。據形便之地。掃清沙漠。猶且決流抑墜也。尚俟其闖吾門戶而莫禦與敵耶。夫兵之爲道。有戰（五戰而至于兵）之者。有所以戰之者。武臣之技。所以戰者。非儒臣弗能也。故朝廷深致意焉。總制必儒臣是委。兵備必儒臣是推。至遣將出師。又必儒臣是副。兵武事也。而參之儒臣。庸非以膏粱將種。不皆衛霍之流。而科第儒生。亦有韓范之輩乎。況夫折衝樽俎。制勝兩盬。顧方畧何如。殊不在馳馬試劍。角一旦之命也。然則其人豈易得。而求之可不豫哉。固原爲西邊要地。舊制兵備。以遏寇衝。秦人賴以安者有年矣。會其官

闕廷議以御史高君文明應詔、命下、士大夫相慶而喜曰庶幾哉、無西顧之憂乎、高君、儒生也、詩書素習、禮樂素聞、軍旅蓋未之學、所以爲人賀者、豈以其眞能援桴鼓、與黠虜馳逐哉、此不惟其不能。能亦非所貴也。其服人心。以屢按大藩。行事皆中機宜。而風采足敬。得所以戰者之道云爾。山川無常勝之險。恃吾有不可攻之勢。士卒無必勝之勇。恃吾有不可犯之謀。古人以聽獄用情。爲戰之具。禮樂慈愛。爲戰之畜。皆是道也。茲其君所長而足當一面之寄歟。嗚呼武夫目儒生爲章句、不通於兵常幸邊事、瞋目語難、鴟張作氣勢、不知止戈之義、有不金湯而固、不矛戟而利、不弓弩而勁、不戰而屈人者、儒之兵也、君其力所以戰者、而不事乎戰、使黠虜聞之、破胆遠逝、王師無復西指之勞、武夫將關其口而喪其氣、咸知儒生之果能爲國立大功也、不其爲吾鄉人物光哉、敢書以贈其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宋存標子建參閱

劉清惠公文集

疏

積穀預備倉糧以賑民疏　積穀備賑　劉麟

直隸廣平府知府蔣彬申據冀州武邑縣知縣王紀、議稱本縣秋糧原額、每年該二千八百餘石、三年共

計七千餘石、小民輸納不前、甚至賣產鬻子、若限三年之內、積穀有三萬餘石、揆之事勢、實難舉行、乞要寬減立爲成法一節、爲照積穀一事、天下大命所關、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經國大計、何以加此、但地有南北、產有肥瘠、民有多寡、誠有如王紀之所論者、合無俯從本官所請具奏、量爲寬減、或將在庫一應贓罰、變賣銀兩糴穀上倉、一則以備荒歉、一則以通仕路、惟復別有定奪等因、具申到案、又據武邑縣申准本府帖文備奉巡撫劉都御史案驗該吏部題奉　聖旨、這行取各官、仍着撫按官查考任內照例積穀及數的、方許起送、續該吏部覆題積穀事例、戶部議行未久、將今次行取官員、斟照舊規起送、奏奉　欽依准行外、爲照儲積大計、方今風憲缺官、取用之日、天語丁寧、垂念如此、又云及數方許起送、其綜覈名實之嚴、思患預防之意、可謂至切至重、若非吏部用人之急、再爲寬請、則各官皆難起送、惰慢既彰、遷除無望、豈不靡然自棄、雖有它美、亦無以自贖也、見今任淺未滿行取官員、可不

各思其事、及此閒暇、勤政受詞、多方區畫、不計私囊、每存國計、片紙一錢、俱爲儲積、損豪右之利、抑緇黃之濫、作奸者繩之、犯科者繩之、務使倉有餘粟、民有所天、災生則發賑以安人心、盜起則足食以安兵計。陞遷則起送不留、行取則考查無碍、不惟公私有賴。而上下亦交盡矣、如不率從、本院臨期亦行題請、不容起程、雖廷議急于用人。而虛名無實之人。亦難擢用、慮恐各官因循誤事、再此申明、務須勉修職業、毋貽後憂、爲此仰各府當該官吏、俱查照節奉　勅諭

幷近奉欽依內事理、原行所屬各官、務要照例積穀（額力行何如耳）聽候本院委官查盤、不許虛文抵飾、以舊作新。以無爲有、索民領狀、冒作放支、攪和糠秕、以爲實數、一應弊端、俱不准理。仍題問罪。即行罷黜、又有地瘠民貧、極災去處、備踩申來、但不許一槩謬申惹咎抄案依准、差該吏賫繳、奉此案照先奉本府帖文、爲　勅諭事節奉巡撫劉都御史、案驗前事、行令照數積穀、已經遵行外、今奉前因、安敢玩視、自取罪譴、爲照今議定積粮之數、雖江南膏腴之地、歲歲豐登、猶或難完

況江北以來、地利不同、若不分別等第、一槩取盈、竊恐徒爲張急難收後效茲以武邑一縣言之原額二十五里、三年扣該三萬通計一縣丁口。三萬有餘。每年秋粮。止該二千五百餘石。總計三年不過七千有餘。蓋亦盡一縣丁口所輸僅得如此之數。輸納不前中間鬻男賣女者、已不能無若三萬措置、已不能出此丁口之外、且措置見行之法、多在詞訟之間、使人人皆訟、然亦有貧富不同、富者尚可、貧者何堪豈能使其一一違犯、不恤其貧而必欲罰贖、以充其數、縱使不恤至于蕩産流移而復賑之是科之使貧而行吾惠也。似非積穀本意。且守令賢愚。不能奉行。偏駁不一。切恐令嚴事急。衰懦者將引退以避責。貪饕者或假此以營私。急于功以圖進用者。皆將不顧民命。而刻意料理。鼓舞好尚之間。追徵遍迫之下。安保不至于它虞。如逆瑾之時。徵求太急。而山東河南之寇一時蠭起。皆其所激。征討勦捕之費與措置之入其利孰多事勢或致如此。本欲濟民而反病民。本欲弭變而反致變。于此必有稱停損益之法可也。若此數

（此亦當慮之子昂所謂天下危机也）

不足。陞遷不得離任。行取不得起送。繼是任者。亦不能神運鬼輸。以足其數。亦惟坐罷去耳。爲今之計。必分別南北。計歲豐凶。量減分數。立爲成法。其罪人紙米。悉令納穀上倉。不許折收輕價。以圖侵漁贓罰銀錢。及變賣贓物。隨時變賣。議罪不許久貯。以致花費。如此。則倉廩雖未充盈。而有司猶有善政。生民之福也。爲此合關本縣。煩爲轉達裁處等因。備關到縣具申到臣。已經牌仰本官。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惟國以民爲本。百姓以食爲天。經制之大儲蓄爲上故將欲安民者。必先積穀。但百里之外。風氣頓殊。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使九州一律。勢豈能同。若比方郡縣。每里必取一千五百之數。十里百里。以數而推。地至百里。粮至一十五萬。非方里社戶口幾何。生產幾何。常賦幾何。詞訟幾何。是就其耕桑所入盡數取之。不足以充前數。即以武邑一縣言之。原額二十五里。三年例該積穀二萬五千。常出常賦。三年不過七千餘石。今欲至二萬五千。則是額外巧取。倍于常賦數多。其他州縣。亦多類此。況是以十年爲率。災傷

俱半。又勢有所不能行者。積穀惟詞訟一事。其言爲正。但有力者少。無力者多。近有事例。雖有力亦減。若令事事輸穀。人人贖罪。則貧者死于縲紲。猾者逃于異鄉。本欲積粮。而其源反塞。非計之得。此外又有勸諭一途。不過望門横索。未免濫及無辜。加以官貪吏弊。其害不可勝言。昔也止于貧者不安。今也富者亦無不病。尤爲失計。縱使用刑勸諭。一切不顧。而見行之數太多。亦恐未足。本官有見于此。所以關申詳切。揆之事勢。委有不能。若謂成命已下。不敢阻違。而夫勢相懸。難于責効。循良者累歲不遷。横斂者肯讒致憲。蓄積未盈。本根先瘁。　國家一舉而理財用人之道皆廢。誠可憂也。爲今之計。必須俯鑒非方地瘠民貧。將前項積穀之數。或照所辦秋粮以爲贏縮。又視災傷輕重以爲行止。十里以下。謙積粮一萬五千石。改積若干。二十里三十里以至七百里八百里。俱各以秋粮爲則。照前遍減。如每歲納粮千石者。止令其積穀九百石。八百石。秋粮萬石。令其積穀九千石。八千石。而百十皆然。又不及數。方照前議。夫復何詞

（但抵每縣奉行得實即照秋粮之半亦可也）

中間又有水旱蟲荒。兩收無望。仍與官民分豁。小飢則發銀遠糴。大飢則開倉議賑。不必更拘前數。以恤貧民。其應否分豁。即照奏勘災傷。以爲分數。如此則事有本末。政有差等。官才民力。經久可行。再查直隸保定六府。見今數年水旱相仍。而大奸大盜。縱橫之後。民之憔悴。其在北方。尤爲特甚。欲議積穀如數必須仍待豐年。見今　勅旨已布。雖竭力奉行。不過理刑贖罪。盤驗賠補。常行之數。安能便有厚積。惟是巡撫以來。禁約諸司不敢擅興工作。裁抑浮費。月稽季考。一錢寸帛。囊括在公。除起運粮站等項額例不敢輕重者。聽其轉解外。其餘百計清查。但有贏餘上倉入庫。一一查盤封號。計今所積。除已經放賑開除不算外。見在倉粮。共四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三石有零。自巡撫以後。日月所積約有二十萬餘石。銀兩亦除放賑修倉修庫等項。開除不算外。見在鞘封及新收未曾入鞘。一應可以糴穀官銀。通計共該銀十萬一千五十餘兩。遵照　勅旨就此區畫救時之意。莫如議糴。雖前項銀數不多。而費不煩公。歛不動衆。損

上益下、計出政平、中熟而糴、擇地而行、擇戶而授、每銀一兩、糴穀三石、每一上中人戶、領銀不過三十兩、（有其人則善政也否則秪爲厲焉）糴穀不過百石、或者以爲價減斗增、比之望門勸罰、不爲無故、即使穀價稍貴、斗石稍增、每銀一兩、所增三斗六斗、有事而發、悉以爲民、不爲太甚、但前項銀兩儲積、一方命脉、全在于此、括索之煩、怨有所集、今欲倒囊動支、誠非細故、況此本六府掌印各官經收、就令支銷、出入一人之手、必致事久難明、合無　勅下戶部、選差公正主事一員、親詣各府望秋糴買、督率各該官吏搶揚播晒、潔淨乾圓、仍預先定擬何處地僻有粮儲穀宜少何處地衝粮少儲穀宜多斟酌分派已定、倉厫已修者、如法鋪墊、未修者一面完修、若厫座不穀、亦許量爲增蓋、臣已預先行屬整理未盡、其修倉糴粮、地方廉幹官員、俱聽本官從宜定委、奸貪誤事者、悉聽拘提參究、臣亦多方覺察、從公區處、事完之日、將支過銀兩糴過粮數、通行造冊回奏、不足之數、許待豐年、仍將舊積粮數、通行查盤、另厫收貯、仍將新買舊積粮數、分別明白、置立木牌、書記

各廒之上。以便查考。其盤驗若侵欺短少。悉聽本官拿究追賠。如此則任士立法。政有可經。以義制利。官有定守。理財用人之道。一舉而兩得矣。

清解納以塞弊源疏　清解納

該本部營繕等清吏司案呈。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監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粮、不分首從、并計贓論、並于右小臂膊上刺盜官錢粮三字、四十貫斬、又一款凡常人盜倉庫錢粮等物但得財者、不分首從、併贓論罪、並于人臂膊上刺盜官錢粮三字、八十貫絞、又一款凡各處徵收錢帛買辦軍需、成造軍器等物、所在州縣交收、差有職役人員陸續類解本府、若本府不即交納、差人轉解、勒令人戶就解布政司者、當該提調正官、首領官吏典、各杖八十、若布政司不即交收、勒令各府就解部者、首領官吏典、罪亦如之、其起運官物、長解官及解物人、安置不如法、致有損失者、計所損之物、坐贓論着落、均賠還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若起運官物不運本色、而輒積財貨。于所納去處收買納官者。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

一款、凡送本戶應納稅課物。及應入官之物、而隱匿費用不納。或作損失欺罔官司者、并計所虧欠物數准竊盜論。其部運官吏知情與同罪。又一款、若私物當供官用、已送在官、而未入倉庫。但有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借貸者、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又一款、各衙門收支錢粮等物、若監臨主守、不正收正支、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者、並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又一款、監臨主守、將係官錢粮等物、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者、雖有文字、並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其非監守之人借者、以常人盜倉庫錢粮者論、若將自己物件、抵換官物者、罪亦如之。又一款、監臨主守、若將侵欺那移借貸之數、乘其水火盜賊、虛捏文案、及扣換交单籍冊申報瞞官者、並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同僚知而不舉者、與同罪。欽此、又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各處徵收在官軍需物料、應該起解銀兩者、即係腹裏去處、若有監守盜銀四十兩者、錢帛等物、值銀四十兩以上、常人盜銀八十兩、錢帛等物值銀八十兩以上、亦照前擬、問發邊衛永遠充軍。爲照前項律例、備載斬

絞充軍徒流之罪、不爲不重、但稽考無法、蔽痼已成、
上下同風、不行舉正、若不及時立法查處、則將來之
廢、不止于今、照得本部每年歲派題派額辦一應工
料價銀、并本色物件、俱經通行浙江等處布政司并
南北直隸各府州縣、明文已到、而過期不完、或已徵
解、差用非人、致被侵盜、又有假捏批單、公然附卷、而
恣意侵分者、或已差人、而安置不如法、致有損失、因
而逃避、人文兩不到部、或領運官物、而原解私自變
賣銀兩來京、又自收買物件、以圖獲利、因而遂將銀
兩花費、亦久不完、或被徵收、委官及戶長收頭攬包
已收在手、不行交官交庫、隱匿費用、故意延捱、希圖
赦免、或經該人負、不即起解、私自借貸那移、如此奸
弊、千緒萬端、不可枚舉、雖本部不次查催、而各該司
府等官、視爲泛常、全不舉報、以致年復一年、愈深愈
痼、遇有各項急緊工程、只得借湊庫藏、別項官銀接
濟、事至于此、則出納不正、徵補不明、其弊不可勝言、
祖宗任官置簿、興事勸工、其意似不如此、若不呈乞
稽查、責令完報、則曠鰥之罪。何由可贖。臣看得工部

本折色銀料。取之天下。其行有二。歲派題派而已。常例常入。一年一派。相襲而行。則爲歲派。因事興工。不時又派。特請而行。則爲題派。是乃小民供上之常。非私濫無名之取。若官司徵解及省。則小民輸辦不缺。奈何各該司府官員。體國幹事者少。欺公苟祿者多。又有釣名飾詐。罔上營私者。一身之廩皂輿馬。靡不豐備。而公家之　宗廟乘輿。城池兵甲。則爲不急之務。有論皆云損上益下。臨政率多干譽玩公。又有貪污之徒。身自剝取常例。却將正數料價。厚其所私。因令起解。不念民膏民脂悉舉而委之飢鷹餓虎。逆知侵盜明與作成。此又該司令呈之未發。及究所由。皆本部稽查無法故也。本部常年派下司府。惟知已解已到者。收受而已。然不知不解不到者何因。司府常年起解之後。惟知有批單者。銷繳而已。然不知無批單者。何故。蓋中外遮絕。兩不究心。所以奸頑乘隙。恣行侵盜。仍有不才之甚者。與此輩通同爲弊。展轉彌縫。苟有若人。則弊端膠于有位。又安望其振作舉行。所以本部清查。無復開報。歲復一歲。積弊相仍。誠爲

可恨爲今之計。莫若申明律例。早定綱維。以致謹將來。除嘉靖四年以前。拖欠者。備行巡按衙門拿問區處外。斷自嘉靖五年以後。見解未到新工待用之數。本部置立工料本折色起解文簿。每司二扇。府各二扇。循字一扇。環字一扇。總于各布政司收發。無布政司者。各府徑收。輪流倒換。各該衙門遇到仔細收閱。但有起解本部。本折色銀料。開寫原行硃語。仍立前件一行二行。空白一行。明開某年月日。并官解姓名。其布政司有應該動支本司官庫銀兩瓣解者。照式開填。本司簿內倒換。兩廣雲貴四川福建程途寫遠。銀料不多。年終一次差人賫換。不許遲至正月。其餘司府州縣。俱限半年一次。差人賫換。上半年六月以裏。下半年十二月以裏。非直隸大名等府。俱限三箇月一次。季終賫換。順天府。間月一次。月終賫換。以四六八十一二爲定。循去環來。或與戶部文簿。并令差人賫換。永爲定規。本部如遇循字簿到。即于本部選委勤謹監生。督同該吏。查理明白。逐一填註某項工料已到。某項未到。仍于環字簿內。一樣填寫。各司官

調卷。查無隱漏。註寫某官。照刷相同。呈堂驗實。果無差漏。發付原差人役賫去。司府州。各該掌印分管等官。收執查出。延捱過期者。除水程之外。又加限一二箇月。人批不到。即係侵欺。就便拘拿官解的親家屬。監幷完納。候批單至日。辨驗明白。方纔疎放。仍于簿內填註下落。若官解侵費。亦就拏究罪。如前項律例監併完納施行。其賫送文簿過限。先將差來人役送問。各該司府官吏。參行撫按官提問治罪。其嘉靖五年六年七年坐派明文已到者。行令查出。即便如式填寫。不許分毫遺漏。前項一應侵盜。縱容奸弊。許諸人訐告。所在官司即行聽理。此等法程。創立之初。若非仰奉　天語。嚴加戒飭。吏民解官解戶。不知警畏而撫按諸臣。不即奉行。文具雖繁。無益于事。伏候命下之日。本部造成前項簿籍。刪削略節。告示底式行下各該衙門。曉告愚民。責令官吏。如法過期倒換。本部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并巡按監察御史。查照奏行。本意嚴督司府州縣等官。但遇本部派到各項工料價銀。并本色物件。已徵者作

急起解。未徵者、嚴限追徵。過限一二箇月不完者。府州縣徵收委官住俸。一年不完者。布政司掌印分守官住俸。俱候物料解部之日。呈請撫按衙門。方許開支。住過俸粮。不得冒呈幇補。俱備咨部。其府州縣徵收誤事。委官亦聽司府官從重究問。監候家屬。杖限立完。若容令包攬。委托非人。司府自行作弊。欺公玩法。撫按衙門參奏拏問。巡撫巡按務要着實舉行。毋事姑息。一年一次回奏。巡按候事完回京之日奏報。況循環到部。事有遲悞而奏無罰治。自有　聖明垂照。雖本部亦難辭責。候每年將終。本部通將各衙門各官欠數查出。舉其尤甚者。移咨吏部黜降。再照前項廢墜之弊雖稱府州縣大小官員不職。至于大綱不舉不正。實繇布政司掌印佐貳。及各府掌印正官。苟祿因循所致。本部查出。各官廢弛數多。抗違有跡者若倒換文簿故（凡○無○一○事○可○行○甚○可○恨○也○阻○撓○之○人○則○繁○言○詣○譯○不依期而塡寫又不依式者是有心廢法之人。亦就移咨吏部。將各官嚴加考覈。年淺而素履謹愿者。可改調邊方無事衙門。以稱其簡僻之才。年深者遇缺

暫免推陞。以責其理辦之効。候其完辦到部之日。行文吏部序用如常。前項查理之法。本部亦要每年一次舉奏。俱以次年二月爲期。如此則中外流通。萬里如見。而工職庶少修矣。

奏建節慎庫疏　建節慎庫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民以貯之官。其取之也甚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帝王之明訓也。今在外錢糧。各有撫按等官。督理查考。歲奏月報。自可稽察奸弊。在京惟太倉。俱有成規。其餘內外衙門。各項錢糧。因無官查理。積弊多端。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銀。該營官員收管之際。多方掊剋。此其支用。漫無查考。多有侵盜私用。夫以軍民膏血之餘。而徒爲奸豪漁獵之資。深可痛恨。你戶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議。但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科道官監收。查理通行歲報。庶革奸弊。以裕國用。太僕寺常盈

庫馬價銀兩。但見奏請支用。其見在收貯之數。不見開報。今後年終。也着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即造冊繳部。具本奏知。其餘未盡事宜。你各部推廣此意。具奏而行。以稱朕節財恤民之意。欽此欽遵照得本司與虞衡都水屯田共爲四司。正係在官錢粮衙門本部設立衙門之首。蓋有大庫一座。規制頗宏。但無隔別會官監查之例。其庫設在本部之後。有部堂二重。并大墻限隔。別無中正大路前通。加以堂司。勢分懸殊。非有重大事情。各司不敢逕入。解官解戶。不

赴前庫。亦已年久。但有收放。俱是司庫司收。候至開支。亦是司官自放。事雖簡便。浮謗易生。遂遂正官有缺。各官稱疾不肯任事。考察之際。眥論偶及。無以自明。皆因查理以致如斯。　請官監查義意。最善。但路道不便。相應計處。欲將本部大庫。量加修葺。此照戶部太倉庫。行移提督侍郎管理。請差御史監查。添設庫官庫吏。并撥長守之卒。立短巡之法。量設聽事鋪設。限以收放之期。定以查盤之法。按季輪差。郎中員外郎等官一員。監管其事。并照舊規。輪帶都吏一名

知數及辨驗銀色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詳其所議。不爲無見。隨即差人相度。得本部本庫之北。循　鑾駕庫外墻而行。正與東朝房一間相對。查係兵馬司管住。其房年久損漏。可以改爲門道。庫官庫吏。不必增添。本部所屬皮作局。其務甚簡。可以改爲庫官。駕閣庫吏幷匠料典吏。其役不煩。俱可改爲庫吏。原衙原役。各仍其舊。其收受也。每年三六九月。曉告納戶。依期聽收止令本部行文該司轉送。該庫查收。出給庫收。送司。其于支也。該司轉送並同。定以每月一次。或一季一次。俱在每月二十五日爲常。一年既周。舊管新收。開除實在。聽本部提督侍郎公同造冊具奏。仍一二年一次。隔別委官。查盤積出附餘報官。作正支銷。其合用籍冊紙張。書造工食。冬季炭斤。幷公會筆炭許于此內公同支取。若有虧折。其原收原放官員身任其咎。庫門幷內外墻門。責委虞衡司掌管。仍赴堂驗封鎖鑰。遇委官到庫。稟堂方開。或責令提督侍郎封收。此法一行。在部掌案者。與庫藏無干。而在庫收受者。與派徵隔別。一官不到。則鍵鐍不啓。一工不

今帑藏如洗固無有侵漁之患但神廟時法網寬攫內府之財至無筭而昔不加絀今不加盈何耶

至則支放不行。本部本司本庫。明立文簿。一樣三本。
司務廳嚴加磨算。務查有無巡視典守。親筆書判。方纔
准理。分毫不明。聽本部從實覺舉。其循墻南北。設立
更鋪各一。于所屬地方。武功中等三衛內。選取軍人
四名。若輪班不敷。聽于各該廠局看守。又將本部巡
更舊該官吏監生。匠作均分一半。在彼巡邏。每夜巡
風司官報單具結以憑查攷。伏候　命下之日。量支
官銀。以爲工食。行取變賣尼僧庵房。以爲廳舍。將各
項朝房一間。改爲門道。空缺之處。補築墻垣。官吏行
移吏部照前改設。若有重大工役銀兩數多。吏人書
辦不前。許于本部勘合科內。臨期添撥應用。收放銀
料之日。本部行移提督侍郎。幷管庫委官。都察院行
移該城御史查照施行。其關防有未盡事宜。聽臣等
臨事損益。另行具奏。如此則利權隔別。彼此綱維。官
吏分役。互相覺察。百年往弊。一旦維新。舉部臣工。皆
有忍渴迴車之義。亦可以少裨　皇上節財恤民之
意于萬一矣。奉　聖旨。工部四司。俱有錢糧出納。前
此屬官。賢否不一。堂上官又不加嚴切查考。所以浮

謗易生、覽卿所奏、欲彼此關防、互相覺察、深得率屬奉公之義、修葺大庫、開通道路、改設官吏等項、都依擬行、仍聽本部侍郎一員督理、就差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若有未盡事情、宜逕自損益施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欽此、爲照庫藏既立、當揭額定名。以垂久遠。官吏既設。當給印信以防奸弊。且庫既在部堂之後鑾駕庫之西。則腹背空虛。前議于武功中三衛選取軍人各四名巡守。恐有不敷。相應添取。又照本庫所貯。本以奉國之公。伏讀　聖旨、有率屬奉公之諭、欽承德意、似當名曰奉公之庫、若求設庫本意、不宜濫興工作、以節爲本、又于收支之際、不宜橫取悖出、以慎爲上。名爲節慎意義亦通。又惟一庫雖小而正名訂義。非聖莫裁。乞爲上請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大庫之名、出于胥吏口傳、未經奏立定名、今既特設官員、收放卷吏隔別必有關防印信、則庫收可徵、若庫名未降、則印信無憑、鑄造、況此庫一歲之間。月無虛日。而出入浩繁。動累千萬。今該司奉　呈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之日

將本部大庫、賜以定名、上請轉行禮部、照名鑄給印信一顆。付與庫官收掌、仍行武功中等三衛、于餘丁內各選十名。前來與原定軍人相兼防守。如此則綱維始備。名正法嚴。而奸弊亦永絕矣。緣係傳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奉　聖旨是庫名與做節愼欽此、

應詔陳言疏　清理雜派

營繕清吏司案呈云云、伏承　明命下臨、曷勝感激。連日調集簿冊揭查得本部一應工役雜派、皆縣內府監局、題奉　欽依行之本部、本部覆題、行之天下、良以內御尊嚴、而綸音渙發、或派徵未到、那借已入二月之絲、五月之穀、率以爲常、于此每切痛心、無從下手、雖知民貧。雜派當減。而不知何物可減。已知歲凶。工役當罷。而不知何工可罷。苟利因循。積成深痼。今日民不聊生。臣等豈能辭責。茲欲即分緩急、亟議節省、如大旱之得雲霓、而一雨沛然、豈不痛快、但事關監局、頭緒頗多、工役勢犖有似緩而實急者、有似急而實緩者、又有一工而緩急相半者。推而至于雜

派。其勢亦然。豈敢截然分別。徑行節省。爲今之計。莫若審度公私之力。叅以沿革之宜。求其成額。量加減抑。通行主典之人。于供辦俵散之際。各查緩急而自爲減殺。或謂衆輕易舉。又令每人每事量加。如此則緩急得宜。而節省有漸。事無窒碍。而公溥可行。今有截然可急而不可緩者。臣等先行開豁。如　悼靈皇后陵域之工。惜薪司柴炭之派。皆仍其舊。已不敢妄煩　天聽。其內官監等監。成造家火金箔鉛膠顏料羊毛牛皮麂皮松柁榆椵木等料。軍器局等局成造

盔甲旗牌筋鐵翎鰾等物。雖係年例。名數浩繁。一一較量。互有緩急。冗瑣難分。今年各該監局。未曾題派到部。即有到者。日亦未久。不曾派行。事猶可及。乞勑下各該監局。各遵德意。念此災傷。生民不幸。至于相啖。工役雜派。豈可拘泥常年。合照成化弘治前年分適中之額爲率。于此審其急者量減三分之一至于緩者則許其減半又其最緩則停派一年二年。若然賜減一分者。民蒙一分之惠。減其半者。則民之受賜亦已半矣。全與停罷者。則民之蒙惠亦然。所奏節

省本意。雖古先哲王恭儉之道。未能盡然。而天下生靈。汔可小康。再有不堪。或令查奏未備。如造酒家火。掠馬索麻之類。許令臨事稱停。陸續釐正。期在皇澤霑濡。羣生溥洽。使敷天之下。咸知　大聖人布德同春。而枯槁回生也。如各該監局。失于查照。或喜事貪功。或拘常習舊。仍欲工繁派重。以致　皇上悞與准行。許令本部覆題改正。又不知遵。許聽言官論劾。必使上無虛文。下霑實惠。則庶幾乎古先哲王敬天勤民之業。若斷然行之不疑有淪膚浹髓之妙。雖神禹惡衣服卑宮室之盛。何以加焉。今將本部工役雜派。幷應停應減緣繇、開立前件具題、

計開

一傳奉事、修補　恭讓章皇后、　景皇帝等陵墳、前件、臣等看得此工宜緩前項陵墳。玄宮幽壙。本自安固。止爲殿宇門墻。觀美不備。本部已嘗題請停工。未蒙俞允。後因冬寒。比照　悼靈皇后陵役。停工之旨。具題方蒙賜允。不過暫停。節奉欽依。又諭令待春和舉奏興工。不許違悞。欽此、近該內官監手本到部催

修爲照　悼靈皇后陵役、工程煩費已甚。官軍困苦亦久。一工未畢、即興一工。似非今日恪謹天戒、深恤民隱之意。況值災傷重大、不敢派徵小民。伏乞　聖明降旨停罷。將拆卸之處量加苫蓋。以待豐年。

一御馬監監丞郭鑑、題稱添蓋　悼靈皇后果園菜園房屋。共六十二間座、前件、臣等看得此工可緩。凡種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況今果木未有萌蘖。而輒行蓋造房屋。事誠可緩。若謂栽種長養。及整理菜畦。姑用墻垣遮護。房屋之工。伏乞　聖明降旨停罷。待果實有成之日另議。

一織造局節差陝西南京蘇杭織造內臣四員、前去監織。前件、臣等看得此工宜緩、近因科道等官建議本部覆題、奉有欽依、將陝西織造太監梁玉取回、其未完者、責付鎮守太監陸續織造、又將此項銀兩動支、以濟彼中之急。臣等聞之陝西軍民、以手加額、歡呼振動。今照南京蘇杭二處織造與陝西事體相同。彼中亦有守備內臣可付。況今日災傷。比初尤甚。而各府正官。尚且免其朝覲。以撫民人。其急可知。二處

織造內臣。伏乞　聖明許照陝西一例取回。未完者
亦付彼中守備鎮守等官織解。惟或盡行停止。實足
以昭　陛下恭儉事天之實。

一針工局。間年題派成造年例內官長隨內使冬衣
紵絲綾紬羗絲折熟絲綿。共二萬八百九十七疋斤
兩。前件。臣等看得此工緩急相半。本部擅難分別。其
費算該京價六萬一千九百四十七兩二錢五分。前
項冬衣。先年俱該會支各庫物料。成造冬衣。折散本
色。近來俱作會支。奏討折銀。遂爲常例。至今派天下
于贓罰銀兩支解。緣各處庫藏空虛。人民相食。賑濟
尚且不敷。有何官銀可解。以至全無解到。本部那借
別項料銀。六萬之多。豈能容易處補。見今空乏將盡。
且既不成造本色。則針線之物豈煩公辦。伏乞　聖
明敕下司禮監清查。各該俵散人員。須照天順以前
年分額數。又于此內分別何者當急。何者當緩。將最
急不可緩者。查出實給若干員名。念此災傷重大。諭
令題派量減三分之一。豐年照舊。其餘可緩者改令
間年一俵。悉于內庫會支本色。其事故冒支者。于法

有碍。不問災豐。一體罷除。俱候該監奏請定奪。

一內官監成造修理家火事派出杉檀槐椳等木、青綠顏料、金銀錫箔油漆紙竹篾蒲稻草生熟鐵炭灰等料、共三百二十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九根片箇斤兩張、前件、臣等看得此工緩急相半。本部無從分別。算該京價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一兩三錢。此外又有本色、庫厰放支。不在此數。而派徵至于如此之多。且歲歲造派。豈無一半家火見存。若能新舊相兼。其料相應議減。伏乞　聖明勅令減半。該監將不急之物、暫免修造。又查驗先年造辦家火。係鐵錫竹木在有可用者。許其相兼應用。派行折半兌除。

一光祿寺每年題出修造供應器皿。天順年以前傳聞數少。但卷案不存。無憑查照。成化十二年。取用器皿最多之日。查有定數。總一萬件。本部成造七千。南京成造三千。合之共爲萬件。至弘治二年。又准添造。始至一萬二千。本部造該八千四百件。南京造該三千六百件。近年以來。常數之外。又立預借名色。嘉靖七年。借過嘉靖八年者。四千九百餘件。每年竹木油

漆羅絹袱等項。共七千七百三十四件。合用杉板油漆金箔銀硃羅絹等料。共六百六十六件。合用銅鐵錫料。共四萬五百三十七斤。前件、臣等看得此工難緩。此料宜節。算該京價共三萬六千七百九十四兩一錢六分。爲照前項器皿甚多如此。一年之內。豈宜便壞。縱有損失。不過三四。而尚有七百。可以攙修。再進一萬二千之數。比之先年。已爲過多。今又立預借之名。任情浪費。所謂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者矣。盖緣禁御之中。難于點視飲膳所到。逼近尊嚴。食器俱朽者有之。燒毀折裂者有之。繇是金硃布漆。化爲灰燼。公侯監署。得藏禁器。生民膏血有限。官府費耗無窮。不可不爲之處。伏望　聖明敕下光祿寺。今後務加愛惜。責令將用過舊器發出。以備修補。每年本部止造七十。數盡即止。如新者進十。則舊者發七。不然亦發五六。次年造送之日。除戧金器皿。係供御俱新造進用外。其餘光素硃紅者。則新舊相兼。亦可以節省一倍。著爲成例。七千數滿。不得預支。仍勑該寺巡視御史。按季點查具奏。如此則天物不至暴殄。而小民

供器有常數矣。

一司設監成造牀帳氈簟遮陽簾氈毯等件。合用羊毛皮張綿絨紫炭松柁等料。共七十八萬五千三百斤張。根前件。臣等看得此工。宜緩。算該京價一萬三千九十兩。前項器物。間年派造。以嘉靖六年新造至七年乃成。迄今未久。豈必盡已腐壞。縱有缺損。亦不過十之一二。況先年存積未壞者頗多。今值災傷。伏乞　聖明敕令免派。

一兵仗局坐派成造軍器。水火炭石灰共一百四萬斤。臣等看得此派難緩者。但查有處補可免派。徵除石灰四萬斤。水火炭五十萬斤。刑部贖罪囚犯內撥納外。其水火炭五十萬斤。每年分派順天等府辦解。仍該京價一千七百五十兩。今各處災傷。合儘數于刑部贖罪囚內撥補。伏乞　聖明敕令該局暫將今年免派。豐年仍舊。

一巾帽局爲年例事。坐派年例紗羅皮張等料。共四十二萬四千四百七十一疋張斤截三分五兩二錢

八分前件臣等看得此工緩急相半本部擅難分別
其費算該京價八萬四千四百七十兩二分五釐卷
查除與上年相同不開外其白硝鹿皮比常多派一
萬九千三百五張羊毛多三千斤水膠三百斤白生
素平羅多一十七疋共多銀一萬一千五兩三錢伏
乞　聖明特勑司禮監官查出見今各用之處何者
當急何者當緩當緩當急之處實該若干員名務照
天順以前年分額數將應給之人諭以災重民貧各
減三分之一料派所減分數亦同司禮監先行具實
上　請若近日多派鹿皮羊毛平羅等物係妄增非
舊不問災豐一例除革此項正德十六年詔令會同
查理先儘在庫本色不敷者將沒官賍物俵折實憂
派徵之重今未舉行反又加派似無紀極相應量減
以便遵行或再寬年分以蘇民力

一供用庫每年題派散木生鐵柴炭等料共六十
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七根斤段片箇前件臣等看得
此工似不可緩但所派過多查得前料該京價銀四
千四百八十六兩八錢其用不過爲打造香油一事

如板箱先年原計八百箇。至嘉靖三年加造四百九十九箇。實增大半。又如生鐵器等件。恐無年年盡廢之理。而乃年年全辦。縱有不堪舊廢殘缺。尚堪折造。年年有進無出。其積必多。伏乞　聖明勅令該監從實查奏。先將妄增板箱徑自革除。柴炭等料。念災三分減一。生熟鐵器。定以幾年一次。行部新舊攙修。一內官監修造淨車一百九十五輛。前件。臣看得此派冗減卷查修造淨車五年一次。先年原議用銀二千二百五十兩。派行府微銀解部。該監領銀自造。至嘉靖六年。又奏添銀五百兩。爲照修理淨車百十年來相乘之數。奈何一二年間。遽爾增銀五百。伏望　聖明勅下該監止照舊額。不必加派

一修蓋倉厫事。京通二倉。每年該修倉。員外郎主事計派柁木等料。共六十二萬九千五百八十根斤。前件。臣等看得此工難停。此派可緩算該京價銀二千四百六十三兩七錢五分。本部已將嘉靖八年物料。共通行免派。俱于舊管項下取用。若有不敷。即于軍辦數內取用。俱照前免派。候舊料用盡軍辦不足之

日許行部議擬上請。

一明節省之要。蓋省節須計有無以爲損益。夫監局累世累年。派解不絕。如皮張絲線顏色等料。不拘本色折色。月轉歲解。積之內藏者。不可勝數。若不通行內外廠局。盡行查出。雖蒙　聖諭諄諄戒令節省。然而有無不通。臣等何憑計處。如皮張有餘。而或每歲又徵。或木植不足。而或頻年不解。有而又加則濫取傷民。缺而議減則廢弛誤事。二者皆未合理。今災傷重大之日。濫取尤非所宜。若欲取下節省適中必須

內藏清查得實。伏望　聖明選差司禮監忠謹老成官員。將各該監局通查累年收貯。一應在官本折色銀料數目。具實奏　聞。其在外者。則會差科道等官一體施行。俱　勅行本部。紀之卷冊。凡遇題派到部。即查其物有餘。則稱會有議支某物缺少。則稱會無議派。如此則有無相須。君民一體。今日所謂緩急不分而自得矣。不然則官有餘貨。野有餓莩。未足以爲應天弭災之實。臣等不勝拳拳之至

一清緩急之源。夫內府監局。工役雜派。自有緩急。非

臣等所得盡知。合無自今伊始。凡有工作。俱自該衙
門先期上請　勅下本部。奏差科道官。公同內外委
官。從公估計。料無冒破事非得已。然後會本具題。內
外相同。仍聽本部斟酌議覆。然後派行天下。如此則
慮終于始。而緩急辦于未然。節用愛民之議。至此始
備。臣等于此。尤不勝拳拳之至。嘉靖八年六月二十
八日奉　聖旨是悼靈皇后陵域工程。惜薪司柴炭
派納金山陵墳。俱照舊果園菜園房屋罷。其餘工程
准待年豐舉行。其應該減免定立年分派辦。并成造
器皿。修理倉厥等。都依擬行。新派妄增之數。查出改
正。明省節之要。清緩急之源。准議。仍內府監局的着
司禮監會同該管衙門。用心查理。着實舉行。